雲谷臥餘 淮

三之八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九七三二 號
四 冊
三〇七 函
二五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732
冊數 4(2)
函號 307 268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林氏藏書
日本政府圖書
淺草文庫

雲谷卧餘卷三

古歙張習孔著

北征南山詩優劣

杜子美北征韓退之南山當時以二詩競美莫定優劣黄山谷謂論工巧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以與國風雅頌相爲表裡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未害也二詩之論遂定余謂此説非矣南山與北征各爲一種何可相較蘭亭真蹟與

八駿孰美周鼎商彝與西湖孰貴雖有智者不能辨也東坡謂北征詩識君臣大体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此就北征論北征耳豈凡作詩者皆必填入君臣忠義語乎如以南山無忠義語非一代事遂遜北征則十九首文選可棄者多矣余謂北征徒以哀苦之語為世所憐若以詩論則子美不能及退之而退之不屑為子美也南山奇麗秀特百出不窮後人不能更增一語且首尾一韻用字穩

絜不俚拙不雜亂豈北征之可儗哉北征隨意泛演迤無收拾用韻雜亂後人可以再增数百言亦無窮盡一代之事自有史書北征不作豈遂無傳哉如子美自京赴奉先詠懷詩中間用入驪山景物雜用貨物月局點眉六韻雖長至五百字亦何難乎倘驪山之後又引他山別水即千字数千字亦不止耳至于南山詩首尾結構完密即欲增数語而韻字盡矣君臣忠義以之論人品可也若詩

則當較工拙比純雜叩音節之清濁考字句之俚典豈徒以忠義紀事寓勝乎此北征南山優劣之辨也

杜甫江亭詩

子美江亭詩云坦腹江亭暖長吟野望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寂々春將晩欣々物自私故林歸未得排悶強裁詩余謂子美心意不以物牽且見萬物皆欣々自得此有道之言也乃末云排悶強裁詩然則其心意尚有未釋然者而前詩亦有所矯強乎作者此等處最宜檢點略自矛盾便減身分

溪流燕尾誤

宋人詩云山勢蜂腰斷溪流燕尾分以為佳句而不知其無此理也溪水有異源合流者矣寧有一源而岐為二流者乎大江中大小姑山並金焦其流雖分而下即合不可謂之分也若雪吴淞河删

力　末　句

縱横如織不可謂之溪也唯運河受諸泉至分水
龍王廟則以人方決之使三分歸南七分歸北然
亦上流直末而下以横河受之無燕尾者拈出以
訂其誤

惠非已出

宋光宗登極詔赦凡民間所欠債負不以久近多
少一切除放遂有方出錢旬日未得一息而并本
盡失之者杜子美茅屋為風所破詩難得氷旬云

足　祖　千

吾廬獨破受凍死亦是不然是以非所有之物行
惠與光宗之赦同矣一人病劇醫謂其子曰吾術
已殫或君能割股庶可瘳耳曰是何難時暑月有
祖卧于門者操刀割之卧者驚走子曰勿異也割
股救親天下義事

真宗勸學詩

宋真宗勸學詩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子鍾
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黄金屋出門不恨

經 馬 廿

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男兒要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窓前讀余謂此言不可為訓夫千鐘粟黄金屋與夫車馬美女從何得来是必掊剋小民竊權怙勢而致此也且男兒生平之志豈在居食逸慾乎人君以此勸學不但壊却士心亦枉煞六経矣

邵康節詩

邵康節詩月到天心處風来水面時後世傳誦予謂處字未穏天心卽處也當云月到天心際

象棋

象棋古無稱者唐歐陽詢藝文類聚謂周武帝造象戯載王褒象経序及庚信象戯賦詳考其文似另有一種戯具非今之象棋也而詩學大成竟以象戯為象棋誤矣惟劉後村詩則今之象棋也詩曰屹然兩国立限以大河界連營稟中權四壁設堅械三十二子者一一俱変態先登若挑敵分布

歐 木 態

若備塞或遅如圍莒或速若入蔡遠砲勿虚発冗卒貴精汰負非由寡少勝豈係強大昆陽以象奔陳濤以車敗匹馬郭令未一士汲黯在獻俘將策勲得儁衆稱快詩亦古秀可喜

象棋車馬

象棋中車當稱馬之當稱車蓋馬之為物騰踔無前從横加意車以輪轉邪施而行從日字格正轉輪象也有物礙之則不行尤肖車義應是後世彼此相訛

子厚蘭亭詩

詩韻西豪部止百字柳子厚近南亭詩已用七十韻固為能矣其押螬字有日退想於陵子三咽資李螬此句實蹇拙予借易作咽李分蠐螬似為少勝又詩中重用曹字寧期簿書曹冒貴非吾曹以子厚之能猶有此失固知作詩不可不淘錬也

退之用韻

二

司至

古今詩人用韻之妙莫過于韓退之十六諫部止
三十四韻退之酬崔十六摂伊陽已用三十韻所
遺䚢裯褶較四韻耳三江部止二十七韻退之病
中贈張十八已用生十二韻所遺矼厖艭鬃淙五
韻耳若其所用險韻天巧自然讀之不覺更有作
者莫與並矣如贈本無用感韻苦寒用塩韻縣齋
有懷用禡韻別竇司直用唉韻薦士用號韻喜侯
喜至用豔韻語之妙絶頌詩者不觀其用韻豈知

黙古

邦一作邦

其難哉若城南與孟郊聯句用八庚韻之書止一
百五十字此詩更多三韻實為博碩但篇末用韻
多勉強不如少用数字之為愈矣余有登觀象臺
詩尽八點一部不敢謂佳亦欲後人觀用韻至盡
庶以見吾之用心耳余又有七言之風数篇用韻
亦少有薄致暑夜舟行用江字十七韻春日偕鄭
受之用覃字二十九韻遊邦閑次日用江字十九
韻寓廣陵飲西曲用删字十九韻具時一唫豐州

等集願以質諸有道

鳳凰臺詩

李太白鳳凰臺詩古今人稱為絶唱無敢異同者予獨不解即其全篇論之起語固無奇矣項聯亦殊平〻皆人所能為者其最佳者則在三山半落青天外一語而對句又不稱古人耳食未之思耳試細思之白鷺洲何可對青天外且二水中分白鷺洲意亦未清蓋白鷺洲在江中江至此分為兩

末 白 兩 青

天倪子按二水中分之二字恐一字之誤今坊本皆作二故致紛〻説耳太白受誣於千載之下可謂冤予不可以鉗默焉

故云即是思之對意全不合矣末二句頗得諷咏之體然亦人所能為也

退之送文暢詩

韓退之為四門博士時有送浮屠文暢序謂吾徒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蓋欲援墨以歸儒也後數年有送文暢詩追述前序且謂今當聖政之初恩及禽獸胡不自反而飄戾以逐異類意與序同至末篇云僕射領北門威德壓胡羯相公鎮幽都

竹帛爛熟伐酒場舞閨妹儸騎團邊月開張筵中
寶自可得津筏從茲富裘馬寧復茹藜藿余期報
恩後謝病老耕塋庄身指蓬茅逞志縱儉偈僧還
相訪來山藥煮可掘若然則前欲引浮屠而歸吾
黨者徒以聲色宴樂裘馬快意而已乎其賢于浮
屠者幾何也至其自序亦非醇篤與序文本旨似
少違異

陸容和韓詩

陸参政容明成化間人有和韓昌黎符讀書城南
韻課子詩云為學固多術窮理其權輿孰為窮理
功究心古人書〻中萬理備体驗非空虛欲收異
時効要之謹其初題橋决富貴駟馬誇郷閭習尚
已成俗举世稱相如誰思過庭訓詩禮詢伯魚高
才少忠厚盛德多迂踈童蒙一失養老大成好渠
所以孟氏母立教東家猪明〻君子心太清耀蟾
蜍擾〻小人欲糞壤趨虫蛆讀書此當辨豈惟懲

逸居聖賢亦人耳汝猶非人歟好書不易致我今
頗收儲力能恣探討覧之日有餘舎此更他好信
爾狂童且良田既已闢及時務芸鉏佇看西成日
千箱輓牛驢無令自鹵莽蒿萊滿秋畬吾年踰四
十茅塞実未除厠身鵷鷺班毎愁玷冠裾疲痛不
自振望汝揚名誉開巻坐堂奥游心出郊墟嬾惰
苟如此可責過陶舒日月漸逝矣燈牕宜勉諸嚴
師幸不遠勇往毋躊躇此詩實勝昌黎去解知者
特表而出之

改古人字句

楊用脩謂顏延年頳白馬賦戒出豕之敗駕暢飛
鳥之跱衡出字不如突字杜詩大家東征逐子回
逐字不如将字白居易千呼萬喚始出来始字不
如才字詩文有作者未工而後人改定者勝如此
類多有之使作者復生亦必心服也予謂升菴此
言方是知詩者予于古詩未妥者當喜點竄数字

杜

作恩

始擧杜詩言之如重過何氏犬迎曾宿客鴉護落
巢兒上句摹寫絶妙下句非但不稱亦泛而無謂
予改爲童見音現昔提兒贈汝陽王硯寒金井水簷
動玉壺氷他處用動字多佳加爪連西極動之類惟此未穩
予改動竹湛高都護驄馬行雄姿未受伏櫪風猛
氣猶思戰場利夫伏櫪有何恩當云蕢豆恩夏日
李公見訪巢多衆鳥喧葉密鳴蟬稠苦遭此物聒
孰謂吾廬幽物字不如曹字蘇端薛復筵醉歌千

升

尭

里猶殘舊氷雪百壺且試開懷抱開字不如今字
初月微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蔡夢弼曰上句喻
肅宗即位靈武下句喻肅宗爲張皇后李輔国所
蔽予謂無論其有喻與不總是一已字不穩遂失
忠厚當改作薄字秦州雜詩叢篁低地碧高柳半
天青低地不如平野著樹空庭得清渠一邑傳得
字不如守字遣興地卑荒野大天遠暮江遲大字
予改隔字寄高適岑参劉表雖遺恨龐公至死藏

漏 供

予改遺恨作生購太平寺泉取借十方僧香羨勝
牛乳牛乳豈香羨物易牛為酥或差渾融遺意雲
掩初弦月香傳小樹花掩字不如滿字江亭水流
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寂ゝ春將晩欣ゝ物自私在
字不如淡字寂ゝ不如浩ゝ送嚴公入朝四海猶
多難中原憶舊臣猶字不如傷字送梓州李使君
老思筇竹杖歸要錦衾眠杖字固作虛字看然何
不易作倚字或拄字要字亦當改作憶字客夜入

注

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入字不如徹字冬狩行喜
君士卒甚整肅為我回書擒西戎為我不如願為
閬山歌松浮欲盡不盡雲江動將崩已崩石已字
不如未字寄司馬山人有時騎猛虎虛室使仙童
有時予改作脂山別常徵君白髮少新洗寒衣寛
總長總字不如更字懷錦水居止層軒皆面水老
樹飽經霜予欲以饒字易皆字八哀詩寂寞想土
階未遑等箕潁江土階堯也予謂堯德之可想者

日　氐　永山

多矣土階何是桀堯何不日想欽明且等字何不
作友侶效慕字此非故為新奇也盖耄荒而致生
硬耳園人送底食新先戦士共少及渓老共字不
如分字晩晴江虹明遠飲峡雨落餘飛落字與飛
字畢竟犯重不如作澹餘飛秋日夔府詠懐峡束
滄江起巖排古樹圓排字不如摩字草閣魚龍廻
求夜星月動秋山廻字不如吟字又四更由吐月
殘夜水明樓塵匣元開鏡風簾自上鉤吾謂本意

輿

當是塵鏡元開匣總是元字不清吾欲易作塵鏡
初開匣天池詩天池馬不到嵐壁鳥纔通馬字不
如人字向夕鶴下雲汀近雞栖草屋同近字不如
猾字行次古城店白屋花開裡孤城麥秀邊裡字
不如際字樓上皇輿三極北身事五湖南身字不
如生字人有問予者日詩至杜甫止矣子反為之
改易耶予笑而不答他詩予皆有改者舉此可槩
其九也

聯句

聯句始于栢梁至韓孟而大暢城南一題至尽八庚部韻固爲難矣然末篇多蹇語蓋前人不肯留韻爲後人地故後韻愈少則語愈難其勢然也聯句詩必終篇後再爲通融改易部位次序始可成章率爾成之不能善也吾觀高啟張憲觀舞劍聯句無字不工無語不敵且起止次弟規格天然此必既成後復加改竄乃能如是謂爲初藁吾不信也詩録如後晩陌息鳴鑣 憲 秋城起嚴柝登堂欣有會 啟 顧座歎無樂豪賓奉觴壽 憲 壯士掉箭作韻生颼拂鐔 啟 文綴星輝鍔拭土色繞動 憲 映火光轉爍寒瀉走澗泉 啟 明懸溜簷澤徒誇刀堂膏 憲 謾託乂淬藥腥疑入血乾 啟 威攝鬼踪鑠雄聞荘子説 憲 醉想王郎斫聯翩倏鴻騫 啟 奮迅仍雀躍來如龍出淵 憲 去若蛇赴壑疾驚雷破山 啟 怒訶爪捲漠初馳帆縱張 憲 忽汪胥弛曠陰陽爰開

屋
擬摶
霄
傲
目

鬮啟潮汐隨進郤高部赴節同慁奇形分状各斜
迴象翼蔽啟曲踊肖挐攫歘驚西方帝慁凛怖東
海若屋翻戢紛綸啟地戢勢揮霍亂思究騎奔慁
低見鐵隼掠旁分萬夫斷啟前拉千槍拓出堪刼
齊壇慁立可當蜀閣澤聞鮀軀啼啟路過像翁搏
斬関谿然判慁擊柱鏗爾著陸疑濤涌床啟齊蹴
虹闌幕警棲已翻翻慁墜槁戯索之顛旭曽怡書
啟俠輌記争博日花匪酒酒慁膚粟似表薄忠美

氣盡張啟奸邪膽俱落不従玉玦計慁欲定銅臺
約未数大娘強啟終勝處女弱季路袖手欽慁裴
旻汗顔怍疾視誰敢當啟不成我勲學勇夫怒生
瘦慁恐僕戰成瘡功抆刺虎奇啟志感聞鷄悪暫
停月徘徊慁既罷天寂寞崆峒詎必倚啟氣祲衍
可廓馘妖正思今慁斷倭猶慕非會合固有期啟
死生良欲託寧憂武庫災慁但俟凶門鑿懍慨勿
悲歌啟淋漓且酣酌慁

步檐

楊用脩辨杜詩步蟾倚杖看牛斗蟾是檐字俗誤作蟾引楚辭大招司馬相如賦陸倕鍾山詩沈氏滿願詩援證甚博今觀其詩曰露下天高秋水清空山獨夜旅魂驚疎燈自照孤帆宿新月猶懸雙杵鳴南菊再逢人臥病北書不至鴈無情步蟾倚杖看牛斗銀漢遥應接鳳城予謂此詩山中作耶抑舟中作耶用脩未嘗言及也此而弗究何異不能三年而緦功是問乎據步檐字洵非舟中作矣獨何以處夫孤帆宿之句豈帆字亦如蟾字之誤耶乃疎燈言於木則宜於山則不宜如江楓漁火對愁眠是也又似非誤然帆當暮則收無張帆而宿者又似有誤抑子美淵博帆字或有別觧非舟中之帆耶惜無能起用脩而質之或曰此詩蓋在山中而下見河船燈火而作也予謂山若濵河而為泊舟之所是今之所謂埠頭矣此而謂之空山

狩夜不但不合意尤傷雅存疑可也不得曲徇而
为之説

雲谷臥餘卷四

古歙張習孔著

舊唐書

舊唐書石晋時劉昫撰五代搶攘文氣卑弱是以
宋慶曆中詔翰林儒臣重修之以歐陽文忠宋景
文領其事當時稱其閎博精與度越諸子故朝野
尊信迄于後世而昫書遂廢然予考昫守司空當
晋末帝其時國步阽危官守遷易非無事時也未

阽

雖

幾而晉亡昫乃能于數年之間勒成鉅編雖文采少遜于歐宋以視兩公之從容裁鍊成于十七年之久尤爲難事矣由此言之謂昫才實優于歐宋豈爲過歟至于詔令所載一代王章備焉新書盡爲刊削轉以事增于前文省于舊爲美至使朝廷典故藩鎮情形有雜見于詔令者多所遺漏固不若昫書之爲愈也劉元城謂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其亦以詔令之不當省乎五代史昫傳不載修

史

唐書事文徵仲疑其書出于一時史館而昫特以宰相領之故無稱焉予謂不然或者歐陽既成新史遂不欲舊書之復聞於世故略之未可知也不然傳於昫仕唐時固紀其監脩國史矣昫一生事業無大於唐書者何一紀而一略也廿一史既列齊梁魏周等書而彼有南史北史史事貴備不妨重出沓見也今盡並收舊唐書稱爲廿二史不亦可乎

下

容齋論豳風語

張文潜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為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至入我床下於七月以下皆不道破直至十月方言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為之邪洪容齋曰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本自言農民出入之時耳鄭康成始并入不句皆指為蟋蟀正復不然吾謂文潜之說固悞而容齋乃指為農夫出入之時則并文理亦不通矣章首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則自六月而下皆承莎雞而言何嘗不道破耶至于上有莎雞下有蟋蟀中間三句乃為農民則真所謂不道破矣揆之上下文気豈其然乎

奠雁

自虎通曰贄用雁取其随時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失女子之時也儀禮云昏禮用雁取其順陰陽往來之義昏禮曰贄不用死故詩云嗈嗈鳴雁言雁

生而後德具也六經天文編云雁得中和之気熱則卿北寒則卿南以就和氣名禮幣者一取其信一取其和也焦弱侯日親迎執雁先儒謂取不再偶之義竊恐未然蓋古重冠婚婚禮既以士而用大夫公服墨車則見婦翁亦用大夫執雁禮耳若謂始親迎遽預料將来如孤雁永不再偶可謂祥乎予謂焦説不預期以不祥善矣其謂婚見婦翁用大夫禮非也昏禮賓見主人亦執雁豈亦用大夫禮乎考儀禮自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凡五用雁夫雁非時有之物而生篡尤不易使昏禮而必需是則天下之不得妻者多矣昔謂鵞名家雁又名舒雁以理推之是鵝何疑若然則順時南北之説猶名無當矧不再偶之云弐然則用鵞何取愚意贄用禽鳥而家禽之大者惟鵝用大禽致敬也鵞不食腥羽毛純白或者取其仁與潔歟記此質諸明者

入

孝慧鵞

予觀寰海記唐天寶末德清縣沈朝家毋鵞抱雛成劍腸出而死其雛仰天號切啣芻草毋前若祭奠長吁數聲死沈氏埋之名孝鵝塚又兩京記載浄影寺僧慧遠養一鵝隨遠聽經遠入京晝夜鳴喚僧徒送至京及門放之自知遠房便入馴狎每聞講經入堂伏聽若説他事鳴翔而去如是六年忽一日哀叫庭宇不肯入堂二旬而慧遠卒二事

稃

雖出禋官然鵞性視他禽實馴善則昏禮取此理較名長

改火

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嘗聞晋時有以洛陽火渡江者代々相續火色変青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師曠食飯知爲勞薪且灸酒煮藥石炭木炭及文武火性各不同其明驗矣人知宿水致疾故汲新泉而不知改火

天

特憚煩耳觀宰我之言是春秋尚行之也不知廃
自何時縱民俗不能頓返而尚食去庖當依周制
即無論順時補變亦師古之一端也

隷書

古所謂隷書即今之真書也今所謂隷書則古之
八分書也秦時衡石程書文字日繁不能作篆之
圓體故変古法而成轉折稜角之形然猶存篆體
八分故謂之八分書未幾即変為今之真書矣以
其為官府徒隷之用故曰隷書然獨施於案牘名
法耳至如泰山繹山等碑則仍用篆至漢章帝朝
并許草書行於官府然其名楷曰楷隷真曰真隷
草曰草隷不離徒隷之名亦以明篆文之為正耳
嘗攷東魏大覺寺碑陰題云銀青光禄大夫臣韓
毅隷書其字正今之真書也故庾肩吾及張懷瓘
六体書論皆以隷為真書自歐陽集古録以八分
為隷世遂舉漢時石刻皆目為漢隷而別今書為

舊汪

真書此實悞也千文云杜藁鍾隷杜度善草書故曰杜藁鍾指鍾繇今踪書皆真文非八分也此又可為隷即為真之証

烏聊山碑

烏聊山在吾郡城内一名駐蹕山唐傳明高帝嘗駐此故云山有廟祀越國汪公華廟正中竪一石横濶丈許而高止三尺欵類卧碑刻榜其上云皇帝聖旨江南等處行中書省照得徽州土主汪王福佑一方載諸祀典本省大軍克復城池神兵助順累著威靈厥功顯赫理宜崇敬除已恭迎神主於天興翼祠祀外據祖廟殿庭省合行出榜曉諭禁約諸色頭目官軍人等毋得於内安歇損壞屋宇斫伐樹木拴繋馬疋牧養生畜非理作踐以致褻瀆神明如有似此違犯之人許諸人陳告痛行斷罪仍責賠償所有榜文須議出給者龍鳳四年七月　日　寶　押　碑文皆正楷惟龍鳳四年月日作

郁

印解

篆書而七月之七又作真書按至正乙未韓林兒建國號宋紀元龍鳳丁酉七月朔太海取嚴州改為興元府此龍鳳三年也至次年始有是榜郡人不詳閲年月篆文至今以皇帝為明太祖即知者亦不解年月用篆文之故疑是明人借皇帝璽旨字以隆重廟祀而又嫌龍鳳之非真命故以篆文亂之一日偶憩廟中詢之主僧元榜見存取視之紙色昏浥璽印旁鼎莫辨真三百年物也其年號

月当化日

千

乃是板印篆文而空其月上一字俾臨時填寫故作真書而碑刻遂依其制時林兒分兵西略関陝東下青齊而江南之事則委之明祖故領給空榜與諸帥得便宜行事耳林兒草竊一時建国凡十二年遺制鮮有存者而此碑以神故乃歴代不廃亦天幸矣

仙家歳月

世傳得仙者山中方七月世上已千年若然縱使

活一萬年僅得七十日耳人亦何樂而求仙哉列仙傳又謂仙家一日是人世一年以此計之則萬年者亦當未滿三十歳視顔回猶為夭促矣況如鍾離藍呂輩迄今猶未及萬年也

晋不急君

春秋成公九年晋人執鄭伯鄭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示晋不急君也明年鄭伯歸按春秋時已有此等計畫漢高本此故歸大公宋高違此故亡二聖

左傳文累

左氏之文亦有数言居要辭簡意自足獨佳絶乃於下復綴以演説轉令人厭如齊侯將納鄭太子貳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奸終之無乃不可乎辭意已足而下多子不奸父一段轉贅秦用孟明趙成子曰秦師又至將必避之懼而増德不可當也下語俱贅可刪使駢不報賈季曰夫子

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下贅介
入之寵一段季文子出莒僕曰見無禮於君者如
鷹鸇之逐鳥雀也故自名言下之演説轉繁瑣可
厭季孫患盜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正止
吾盜下復曰子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
以能何繁複如是范宣子囚叔向人皆擬欒王鮒
能救之叔向曰必祁大夫衆王鮒從君者也何能
行祁大夫外举不棄讐内举不失親其獨遺我乎

壞

下贅有覺德行四国順之夫子覺者也三語何益
子産諫范宣子重幣曰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
侯貳若吾子頼之則晋國貳諸侯貳則晋國壞晋
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没〻也辭奕意切下之衍説
轉迂泛晏子不受邑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
不足欲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非悪
富也恐失富也語極透徹何必再贅且夫富一段
叔向稱子産曰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子産有辭

趙　人　侯　子

諸侯賴之如此而止何等古隋號之會祁午請趙
文子戒楚對曰武將以信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
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
不為人下吾未能也下語之繁行皆贅晏子諷景
公省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即此已足多
贅何為韓宣子適楚〻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晋境
晋侯亦將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二語
極簡明又贅詩書兩段反似瀆聽子産距韓宣子

大

請環曰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
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〻下復贅曰大国之求
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亦是蛇足齊侯與晏子飲
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何如晏子曰古而無死
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絶妙名言删去爽鳩氏以
下豈不更涵蓄有味他如楚夫人鄧曼對君曰夫
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三句即上文其謂君撫
小民以信三句諸如此類不可悉举孔子曰辭達

而已矣已者止也名文者固妙於能行尤妙於能
止

佛狼機

今之砲名曰佛狼機人多不解其義近閲籌海圖
編始知佛狼機国名非器名也明正德間顧僉憲
應祥署海道有大船二直至廣城懐遠邑稱佛狼
機国入貢使者名加必丹時武宗南巡夷使覊會
同館一年後遣去因遺此製遂以地名器如驪稱

者

衛龜名傳句也

坎離義相對

離卦從来作附麗解晉卦義太陋坎離陰陽之正
性附麗有何深旨聖人乃名立一卦乎愚謂麗字
當作光燦解明之解蓋坎水則陷離火則明此最
顕而可據者况彖象六爻只有明義絶無附麗作
附麗者不知何據序卦陷必有所麗謂險陷之極
必復爲光明其理甚大作附麗淺矣彖傳若曰離

本

者燦麗之美也燦麗而不本於貞恐為過明之察今觀日月必燦麗於天有大德為之敦也百穀草本必燦麗乎土有厚德為之蓄也人之重明燦麗亦必原於道德之正則文明之化成矣麗乎正而化成則貞而亨矣何以又曰畜牝牛蓋二以柔德為明而出之以中正之道也夫離麗之明疑於英察乃二以柔為明且其明也不明以偏私而明乎中正皆順道也是以畜牝牛吉象辭無論已六爻

賣 非

黃離以中為明也昃離明不久也離王公者明乎王公之道也附麗之義從何揷入

狼筋

嘗見小說載一富人內室亡金詰群婢不承欲賈狼筋治之一婢驚懼欲逃遂獲之不知狼筋何物且何以能察盜一日偶閱續博物志曰唐武宗四年官市郎中有疑為狼筋者有老僧云貧道昔曾以一千於賈胡市得三枚狀如巨蛹兩頭光帶黃

李石唐人張氏
何以阮然至此

色涇帥段祐宅失銀器十餘集奴婢環庭炙之蟲懼動有一女奴臉唇瞤動乃竊器者云乃知作小説者淹博乃爾人不讀書雖小説亦有所不曉學可已乎哉續博物志稱爲晋李石撰然中載有南唐元宗事及開寶年號豈晋人而至宋尚存書或開成于宋代歟

攢喪

郭
法輿

堪輿、之書自帝璞葬經外毋慮充棟然皆論葬注

考
徽

未有言撰曆者今葬事日增而言地日少不得已皆權攢以需之不知始自何時嘗者宋史紹興十二年徽宗梓宮還自金禮官程敦厚上言仍攢宮之舊稱則莫能示通和之大信用因山之正典則若忘本國之後圖臣以爲宜勿拘虛名當示大信工部尚書莫将等乃言太史稱歳中不利大葬請用明德故事權攢從之于是攢于昭慈皇后攢宮西北五十步昭慈者晢宗孟后也紹典元年四月

哲
與

權

崩遺詔擇近地權殯俟息兵歸塟園陵六月殯于
會稽上亭鄉攢宮攢厝之法蓋盛于此時然檀弓
記孔子殯母于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塟
也其慎也蓋殯也後問知其父始得合塟于防則
先之殯亦是淺攢其未塟也久矣

宋代攢宮

宋太宗明德后崩于真宗景德元年三月詳定園
陵宜在元德皇太后陵西本年九月權攢于沙臺

思
思

至二年十月十五日帝始詣攢宮発引二十九日
塟畢掩皇堂是先攢而後塟矣至南宋高宗攢永
思陵孝宗攢永平陵哲宗孟后攢上亭鄉徽宗韋
后攢永祐陵高宗吴后攢永思陵孝宗吴后攢永
阜陵而史不紀其塟自是皆未塟也先寧理度諸
帝有陵名而不言攢塟然則楊璉真伽發諸陵取
寶藏豈以在淺土而易為賊乎
天語亭

今郡邑廳事前皆有小碑載尓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四語覆以亭曰天語亭而不知其出於蜀王孟昶蓋昶嘗为語頒諸邑云朕念赤子肝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雞为理留犢为規寛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與是切軍国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尓俸尓祿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为尓戒体朕深思宋太宗摘其中四語以賜郡国立于廳事之南遂为今制

雲谷臥餘巻四　終

雲谷卧餘卷五

古歙張習孔著

梁元隋煬詩

梁元帝詩有落星依遠戍斜月半平林隋煬帝詩有寒鴉千萬點流水遶孤村之句王元美稱爲絶唱佳境吾謂梁帝依字尚不妥至於寒鴉千萬點猶近粗氣似不如改作三四點爲有景蓋鴉以點言只可云三四若千萬則一片黒敝於點字不相

亞且與下句亦不稱也

貨殖傳之誣

太史公書昔人訾其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奸雄此固其大端也然猶有誣誕不經者如貨殖傳稱子貢之富乃曰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夫以孔子大聖其至是邦而聞政自以至德感人豈藉子貢之勢乎甚矣其言之陋也

口號

唐詩題多有稱口號者號字皆讀去聲按說文號呼也口號者隨口所號呼猶云口占也則號當讀平聲

遠交近攻

范雎策秦其指在遠交而近攻謂韓魏名天下之樞故以攻齊名失計則所攻者當在韓魏矣然而語未終席聞王之欲親魏則曰卑辭重幣以事之

木
狃

不可則削地而賂之再不可然後举兵伐之使韓魏可親遂將近交而遠攻乎非也雖所謂事與賂者皆攻也彼益知魏之本彊必狂秦而肆其慢故欲先順而後伐之使彼之莫可解耳其所以拔魏者豈頃刻忘手而飽彪之注嘗其矯辭非知雖者矣

馮煖三窟

戰国策馮煖為孟嘗鑿三窟史記不載此語此大

交
有一作自
致
薛

史公百識也煖之游説梁齊使矣聘孟嘗不過蕪代為其茂之計国戰国通智也其立廟於薛則前此靖郭君已行之矣此二事何足以弭患乃曰為相数十年無纖介之禍賴三窟之計乎孟嘗擅薛擅強擁衆有同於諸侯閔王之弒孟嘗與焉齊之不廃孟嘗勢不可力不足耳非以其昔嘗欲梁聘與有先王之廟也使齊能墮薛殺文而奉先王之廟何害於羑而顧忌此欲固知三窟之説妄也

申 敗 息

碌

孟嘗君

戰国四公子信陵救亾趙強弱魏春中諫秦以紓国難忠死以出太子此数事美最高雖有他改行不相掩也平原録〻無奇然亦未有顯惡所最無行者獨孟嘗君田文而孟嘗之名反藉甚於後世不可解也孟嘗世受国恩乃陰勸秦伐齊而詩以所得於齊者賄之又云齊相魏即西會秦趙助燕以覆宗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信陵春申其皆

淫

為此乎至於舍人淮其夫人反以為人之常情而弗禁太度不應至此其後以薛貳齊卒以不臣而孟嘗之誉無貶則以其養士市恩群口扨衆傳頌〻頌後世而莫之省也邪説之害公巧利之賊美莫此為甚吾故著之以為世道人心救焉

汪 王

和頭

字書有脉字豈棺頭也胡戈切今俗亦謂棺兩頭木為和頭適讀戰国策有云玉李歷塟於楚山之

得
乂 惠 天 亂 天
西

尾纍灓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則和頭之名其未之
矣

聽言之難

司馬錯說秦忠文伐蜀曰蜀而僻之国有桀紂之乱以秦攻之辟以狼逐羊也取其地稱其財入下不以為暴而又有誅暴禁乱之名秦聽之国益富强蘓子說齊閔伐宋曰臣聞王者必誅暴禁誌今宋王射天笞地此或下之無道伐之名則美寔則利王何弗為齊聽之而致亡夫二子之言一也而成敗如此聽言者將何取乎不知言無異而受言之人則異有惡文之恭儉明察故可以闢国而有功若齊閔之昏悖雖得宋祇益其疾耳是以進言者當量其君之所能荷非其人盡亦反其本矣

陶潛種秫

陶淵明傳潛為彭沢令公田悉令吏種秫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而歸

非
學
即

去來辭序則云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
日云仲秋豈種秫時耶若謂豫計來歲當然則妻
子之固請亦大早計矣

優孟象孫叔敖

優孟象孫叔敖此必無之事孟與敖并學子也郎
抵掌談語習之歲餘不過得其語言態度耳面目
聲氣豈可學而得耶敖子窮困負薪旦夕不能待
孟乃需之歲餘為此不可必之事亦迂甚矣孟既

又他
顆
爪
邕
鮮

嘗近王此歲餘豈匿不見耶歲餘之夕豈無地道
而計必出於此設王見其酷類付之嬉笑而不命
以相孟其謂何楚莊英主也孟之可相與否信之
久矣豈以類敖而命以相耶故曰此必無之事也

北魏耻飲茗

飲食有癖嗜者出於凡人性習之偏如劉邕愛食
痂權長孺好食人爪張懷肅好食人精鮮于叔明
好食臭蟲之類此特異入恠事千萬中之一耳若

全北

耻味

夫爲年之義今在於皮而北人必去皮而食故韓
熙載使北北人問曰南朝何以不食剥皮羊答曰
以南朝出綾錦耳問者大慚此猶曰貧其皮以衣
耳至於茶之爲物清香美池所謂一日不可無此
君也而王肅在魏逢高祖之意乃謂茗不中與酪
作奴浸成風尚遂與南人啜茗者相詬厲朝貴燕
會雖設茗飲皆耻不復食惟江表殘民遠来降者
一飲焉夫不此其不解茗然乃反以啜者爲耻此比

卽

反仕

客

食棗卽其不美橄欖者其蠢尤甚也今南茶貿北
者歲數十萬石自貴賤無不喜茶其鑒别茶品尤
精密塞外極西之人嗜茶尤甚至謂可代藥餌而
魏氏入中国百餘年竟不識清芬風味誠異事矣

苻堅喜佞

武后時爭獻祥瑞洛濱居民有献一石於朝李昭
德問其何所取對曰以其有赤心昭德叱曰洛水
中石豈尽友郎天水姜平子任於苻堅之宴群臣

承　酒

賦詩平子書丁字下直而不屈堅問其故荅曰屈
下者不正之物不足以献也堅悦擢上第按篆文
丁字原不屈平子蓋偶用古字永堅問遂回喪以衰
進倖耳且平子能尽所書之畫皆不屈耶堅明主
也顧惑其飾說之倖又智出昭德下矣

李太白三帖

胡文穆記李白三帖其一乗興踏月西入渭家不
覺人物兩忘身在世外其二夜来月下臥醒花影

有　若　猶

幻

零亂満人襟袖疑如濯魄氷壺也其三掕虚月白
秋宇物化於斯憑欄身世飛動把酒自忘此興何
極予謂此三帖皆宜取於月故其致清虚悦怡如
屢攘幻影略無實境太白人品詩品莫省於此矣
世固不妨有此一種以酒濯塵俗疏達拘滯不謂
人與詩皆當以此為極恐其禍不減晋世清談也

范雎進言之難

范雎始見秦王情甚切而辭則迂故必三問不荅

以悚王志使之静聽而徐露其衷言使王初問而
即對以呂尚文王之説則王以为迂泛而厭聽矣
此最可想當日事情既稍進矣乃復引三王五霸
烏獲賁育之死蓋一腔迫切攄以交疎而不敢深
言第以一死字悚王俾知迫切之志其援古引今
非故为饒舌也蓋畧展其辯博使知非空疎無學
者耳

蔡澤

蔡澤入秦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
下駿雄弘辯之士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是以
應侯與語不終日而動其聽其才固不可及矣然
其入秦之初不過覊旅之士孰肯为其宣言以撼
相国即此便見作用不允後世子昂提碎胡琴概
亦近此

張丐説魯

請

魯助楚伐齊〻王患之張丐曰臣蕭使魯令中立

無　待　張

見魯君曰齊楚之權敵也不用有魯燕魯君豈如
全衆而伺其後設楚勝齊其士卒必敝其餘兵足
以特天下齊勝楚其士卒亦敝而君以魯衆合敗
楚以併齊則楚之見德甚大矣魯乃退師盟子曰
丐欲魯伺齊戰後而乘其敝其禍齊更酷矣然則
丐第能暫緩魯師以欺齊而徼其賞耳後世庸醫
以輕粉治毒者其智固祖此又齊與燕戰秦使趙
擊齊ゝ田嬰使入說趙曰君助燕擊齊ゝ必急急

和　逆　立

必以地智於燕而身與趙戰矣然則君自為燕東
兵為燕ゝ取地也君何不按兵勿出齊事緩必復與
燕戰ゝ而勝兵罷敝趙可取唐曲近不勝命懸於
趙則是趙中亦而割窮齊與疲燕也兩國之權懸
於君矣此亦與張丐說魯同指皆是暴國情而釀
遠禍暫居郤敵之功耳有臣如此國安得不危哉
然捴是卞莊刺虎之說有識共知未為奇叔

玄宗不知兵

安祿山兵入陝哥舒翰堅壁以老之此萬全至計也時郭子儀李光弼屢破賊於河北賊將在洛者忷懼欲逃揚國忠疑翰圖己說帝趣翰進兵翰奏祿山習兵今羸師誘我若往正墮其計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況賊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郭李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敝之而上入國忠言遣中使趣戰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慟哭進兵遂潰若當時聽翰計持重制勝不數月賊滅矣玄宗不揣敵情輕趣自進一敗振損遂貽累世戰爭之患賊雖亡而藩鎮起訖以亡唐皆此一帿基之也原其始不過由於国忠之患矣而其害遂至亡国而不悟豈非萬世之鑒歟

神女賦

容齋三筆曰宋玉高唐神女二賦甚得詩人風化

之本前賦云楚襄王望高唐之上有雲氣問玉玉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夢婦人願薦枕席王幸之後賦云襄王既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復命玉賦之若如所言則是王父子皆與此女荒淫殆近於聚麀之醜矣然其賦首雖極道神女之美至其中則言神女欲親而復遠懷絜清而不可犯于是神女但與懷王交雖見夢於襄而未及亂也玉之意可謂正矣余故賦序夢神女者

譌王　式

玉也非王也何得為聚麀之疑哉蓋六臣文選為玉為正所李善注亦云王亦作玉是知其訛而未及正也若云夢者是王則序中既述所夢之美不應接王曰若此盛矣試為寡人賦之也且体味篇中語意玉以夢白王王問之而玉對於美乃合曰白日對苟移玉作王俱非體武矣至賦之將合而離欲近而遠正玉自寫夢中景象故言之親切乃爾蓋夢女者多有如此容齋乃謂発乎情止乎礼

遠

義恐近於病人前說夢矣

蘓秦說齊

蘓秦說齊曰臨淄甚富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弾琴闘雞走犬六博蹹踘者臨淄之中七萬戸臣竊度之下戸三男子不待発於連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余謂臨淄固云殷富然計戸發卒二十一萬而臨淄之民尽矣以富逸之民尽籍為兵空国而戦險哉秦之謀国不仁哉秦之度民也

王斗

王斗見齊宣王以為斗趨王為好勢王趨斗為好士其自處若甚高然斗既曳裾王門度非無所求於王者王既虚懐承教何為復盛氣崛強此小人之騰口說以要君者固戦国險夫之習氣也所以未宜王無士之誚固有以窺其微矣後以尺穀為喩王舉五人而齊国大治此著書者之諛詞也孟

子

于璞玉大木之說與斗言無異未聞王有所聽受豈能於此獨舉五人而大治哉嵩首卿稱曰先生王斗著書者或其弟子也故過稱之乃爾

重剛不中

乾文言曰九四重剛而不中朱子謂九四非重剛重字疑衍非也乾卦上下皆剛三四在上下之間故皆曰重剛若曰陽爻陽位則初九獨非陽爻陽位乎要知重剛是好字面所謂乾ゝ也三之能警

惕　慎

傷四之能審慎俱從此來

懷春詩疑非二南

野有死麕三章細玩語氣未見爲貞潔自守也首章女先懷春以誨誘是吉士非無因而至也末章語其舒緩而來毋驚犬吠豈拒辭乎此或他國之詩而愼入於二南也

范史傳酷吏之失

後漢書大姓公孫舟以造宅而令子殺人既伏法

白

其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叫號強梗如此眞不知有三尺矣郡相董宣悉收而殺之當時死丹之力猶能致宣下廷尉其勢可知宣無所懼而讀書自若且獨承其罪而不諉於書佐既得免湖陽公主蒼頭自晝殺人主庇之而與驂乘宣堅候其出賞主前叱下格殺之主訴帝怒而碎首不辭及帝諭令謝主亦終不屈且死而甚貧此大賢也其治行豈在劉寵童恢下乎范曄乃傳宣於酷吏是無

若

倫矣大姓殺人其黨弄兵豪奴殺人貴主蔑法此豈可以優柔文教化之耶靖亂萌折強虣若宣者固有國之實也此所謂之酷則善治者懼矣

陳軫蛇足之言

畫蛇贅足之喻乃陳軫之說楚將昭陽者其言曰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欲復攻齊〻畏公甚公以是為名亦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勝而不止身且死爵且後歸猶為蛇足也昭陽以為

小

然止攻齊張子曰謬哉陳軫之言乃昭陽亦非貞臣也人臣爲國豈以官無可加而遂輟其事欲戰國人心習於巧利故斯言得以中之忠臣誼士聞之未有不疾其奸者也

公孫閈說楚

齊將封田嬰於薛楚王聞之怒將伐齊以沮之齊王有輟志公孫閈爲嬰說楚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也王既利魯宋之小而不惡

連　雖

齊大何欲夫齊之削地而封田嬰是其所以弱也願王勿止王曰善因不沮齊封予初疑戰國之人何以能行其說於敵國及觀張丐魏處之言無非暴國情而釀遠禍敵之利也其言安得不讐哉如公孫閈之說楚固已深中事情雖愚人亦知其當也況此時嬰已貳齊意必更有裏言輸楚之何愛而不聽厥後襄王之世孟嘗寢强中立爲諸侯襄王懲與運和閈之言既已驗矣獨恨閈有此識何

不語齊王以為堅氷之戒顧乃以之利敵歟国人
心險譎如此

蘓代諌孟嘗入秦

孟嘗君将入秦止者千数而弗聽蘇代進説曰淄
上有土偶人與桃梗語子東国桃梗也降水下淄
水至流子而去漂〻者将何如今秦辟如虎口君
入之臣不知所出矣孟嘗乃止夫桃梗土偶之説
徒為詼諧耳至於入不知出之論豈有諌者千数
而智皆不及此耶孟嘗何以皆弗聽也然則孟嘗
能好諧詭而事理之是非利害一切懵〻者乎

雲谷臥餘巻五 終

雲谷卧餘卷六

古歙張習孔著

王莽朱温

王莽朱温古所謂惡人也乃莽有賢子女温有賢父兄其性特殊當莽隔挪衛氏莽子宇欲諫知不聽以莽信鬼神乃使人夜持血灑第門冀以感莽事覺下獄死莽女名孝平后帝崩年始十餘歲有節操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哀傷欲嫁

之令咸新公孫建立子修飾將醫往問疾后大怒鞭笞其旁侍御因發病不肯延朱温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號朱五經温名節度其母王氏猶傭食蕭縣劉家及歸温舉觴壽母日父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爲節度使無忝先人矣母惻然良久日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温篡位之日與宗戚飲博酒酣其兄全昱忽投瓊擊盆中迸散睨日朱三爾碭山一百姓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行見汝族赤矣尚何博爲以大逆之門賢愚不類如此則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未可謂盡非也

韓信不當勍敵

漢高用蕭何言拜韓信大將兵事一當屬信漢王之東信爲首謀東方之事固信事也乃漢之襲雍戰章邯降欣翳擊韓降鄭昌皆曹參周勃韓王信

便一作使

華轉鬭而前不聞信効一力出一謀也及漢発喪
義帝傳檄東伐事莫大於此者此時信皆安在耶
漢王既取彭城尽收美人貨賂羽乗怒而至此時
非信莫可當羽而睢水之戰漢大敗王僅以身免
則建大將何為哉漢王窮蹙投呂后凡轉徙滎陽
蕭何発関中老弱詣軍信此時始收兵與漢王會
兵乃復振當漢王圍三匝時便無大風晝晦已死
圍中矣豈不辱登壇一拜乎魏趙燕齊自守虜耳

急　炎　曰

不必亦惟羽名勍敵漢已定三秦何不使信建大
將旗鼓而東挙囊沙拔幟之奇務而用之于羽兩
雄相當蚤必有可觀也漢有大將而不以當勍敵
信受大將任而不自請當勍敵誠事機之一憾也

傳賢傳子

萬章問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若謂
上世皆傳賢至禹而始私之傳子也予按古史三
皇首伏犠伏犠氏既衰共工氏伯九州其後炎帝

神農氏與而伏犧之子孫不可復紀則伏犧未嘗傳賢也神農之子柱能殖百穀子孫傳立爲黄帝所滅黄帝亦神農之後神農世衰諸侯相侵伐而蚩尤最爲暴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黄帝黄帝修德振兵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志代神農氏是炎帝神農未嘗傳賢也堯之父爲帝嚳高辛氏嚳崩子摯立亦傳子也摯不善崩弟堯立此亦兄終弟及耳非傳賢也由是言之傳賢實自堯始傳子則自三皇五帝未之有改也乃以爲禹德始衰何也

封建

置封建者古聖王也廢封建者秦政李斯也柳子厚絀封建而信郡縣蘇子瞻宗之子由古史又推廣子瞻之説予嘗著論二篇辨之意尚有未盡者今夫絀封建者謂利大而起爭指春秋戰国五霸七雄及漢之戊濞晋之倫穎爲證不知惟其爲五

千　千　約

霸七雄戊滜倫頡斯為害耳吾所謂利者利於封建多後世之害者害於封建少今撫海內疆域為邑者不過千餘并州衛寨所納二千止矣而禹時執玉帛者萬国大者不過二三十里至周猶有千八百国視今僅一小縣耳大司馬掌九伐之法歲布政於邦国都鄙而且振旅茇舍治兵大閲所以豈皇靈而威列服者其制甚備諸侯之不率者褒置夷滅若後世之處一吏耳何亂之敢為漢章滅

術　驁　力　恐驁

答

秦不溌惟古法所封惟功臣子弟大者兼数圻蓄兵甲招致好人豪勇朝廷不復禁制安得而不亂然朝廷原無禁制之猶惟當少與之地使其於自不能驕驁天子居重以御之豈不與三代同治丞今也不然厚其力而藉以能為之勢而又多蓄疑以防之安得有善後之理乎所謂富貴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由是海內鼎沸乃以咎封建之不善是不知推其本也

古

古詩有所本

古語奇叙者亦有所本十九首胡馬依北风越鳥巢南枝本於伍負河上歌胡馬望北风而走越鷰

日不

向南目而熈誰石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曹植書過屠門而大嚼本於古諺人聞長安楽則出門而西向笑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大嚼見桓子新

自

論杜詩白注俚語城南韋杜去天尺五本於古諺

唐

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孤雲兩角去天一握居代宗

聲

二

論郭子儀不癡不聾不成家翁本慎子不聰不明不能為王不瞽不聾不能為翁李斯阿二世城高五丈樓季不輕犯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本古諺溪不絶涓泉稚子浴其淵高不絶丘陵跛羊涉其巔見劉子

李靖

唐高祖破長安獲李靖欲殺之資治通鑑惟云靖素與淵有隙不言所隙何事唐書李靖傳言靖為

自

馬邑丞時高祖擊突厥靖察其有異志自鎖上急
變將詣江都若曰此其所以隙耳乃通鑑注考異
謂太宗謀起兵高祖尚未之知既知猶不從當擊
突厥時何遽察其異志而上急變乎此論是矣然
亦不知所隙史言靖歸誠後建功授開府高祖猶
陰勅陝督許紹斬靖賴紹密諫而免及破賊奏功
高祖悦謂公卿使功不如使過李靖果展其効乎于
勅靖曰既往不咎舊事吾久忘之夫上變未達有

高祖 収

即

注謂

飲

何澀隙久猶介介其非爲此明矣偶閲劉肅唐世
說載言視起兵太原李靖與衛文昇守長安乃敢
皇族害之皇族謂高祖宗親帝破長安即欲斬靖
其隙在此無疑而新舊唐書皆不載肅唐人紀本
朝事必有所據惜正史之不備也

沽酒

詩伐木章有酒湑我無酒酤我毛氏湑酤一宿酒
日酤其意以爲酒熟則釀醞而欲無酒即一宿未熟

者亦可縮以飲也都穆聽雨紀談據此以證孔子不食沽酒市脯以沽為非買亦是一宿酒且曰三代無沽酒者至漢武時方有榷酒予觀周礼司虣掌憲市之禁令其以屬遊飲食於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以屬遊飲食蓋若今之群飲無度者則為飲酒於市明矣安得謂三代無沽酒事耶

子卯不樂

檀弓杜蕢曰子卯不樂注桀紂以乙卯甲子日死

取

謂之疾日故君不舉樂云夫桀紂毒痡四海湯武為民聽殘獨夫授首之日即聖王継統之期此當慶而不當疾也而周人猶為之制忌蓋継化之際聖心惻焉垂之數百年而無改武周忠厚之至也禮記云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其意畧與此同

丁 丁謂拂鬚

丁冦之釁啟於拂鬚是固萊公之過也小人能恭

聖

敬君子無論其誠偽當容受而化誨之使之潛移
黙感而不害於正斯已耳在否之二曰包承小人
吉姤之二曰包有魚无咎不利賓四曰包無魚起
凶蓋小人能承順君子固空人之所許也而君子
不能包小人實君子之過古之敬賢有進履結襪
擁篲御車割牲体而操几杖者何獨致嫌於拂鬚
夙縱萊公覚其媚心鄙而疎之可耳乃折之以不
堪之言使日後朋黨之罪弁中於李廸此所謂包

及　丁　聞　商　臣　人　世

無魚而反賓矣春秋責備賢者吾是以冀下而過
冦

唐追尊咎繇

舜五臣禹既躬有天下稷之後周契之後商益之
後秦皆有天下獨咎繇無間後天謂咎繇為刑官
違上帝好生意故獨異於四段偶閲唐史玄宗天
寶二年追尊咎繇為德明皇帝以咎繇嘗為理官
李姓之所自出故唐祖之此事武解知者特為拈

佐 誠 至

出

朱子釋詩

卷耳詩序曰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侯君子求
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労内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
私謁之心朝夕思念不於憂勤也故毛傳鄭箋皆
以僕馬之労指行役之臣言而后妃贊夫子酌酒
以労之也自朱子以為后妃思念其君子而前說
遂廃焉朱子初說見於東莱讀詩記者于末章亦

淳 朱 呂

取本作求

曰極道勤労嗟歎之状訊其君子當厚其恩意無
窮已之詞也則亦與毛鄭恤下之說同矣按朱子
序東莱讀詩記曰此書所謂朱氏者實熹少時淺
陋之說而伯恭悞有取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其
說有所未安方將相與反覆以取真是之歸而伯
恭已下世矣此序作於淳熙壬寅而集傳先成於
淳熙丁酉宋子蓋欲更定呂記而不及也是以其
說之不同者甚多如裳〻者華卒章朱子以左宜

諛

責罵

右有之君子指諸侯之先世而子孫肖似之今集
傳皆不然也

論文

近有人論文曰名公之文多罵而少記夫少諛是
矣謂多罵非也蓋名公之地步高其下視一切鮮
與儕者如其人而直之非誨則旨遂具（見）以為似罵
爾若退之送文暢廖道士東坡記凌虛臺寶繪堂
之類是也後學之士所處未至卓絶故自叙不得

敵

中

尊

不約而於人不收以教責相加文品之卑遂亦坐
是然古人文亦有以罵為高者歐公花品序以洛
陽為天地中草木得少氣之和故獨異他方此説
未嘗不佳而猶以為平而無奇故罵之以元氣之
病而偏故有甚美甚悪而為草木之妖怪此以罵
為高者也若今人作此題惟有極贊牡丹之美而
已雖然有意以罵為高吾不謂高也必也其地步
果專推之為文如其人其事以直之而教責自見

常

斯爲眞高耳

名利

好名與好利雖日具獎相等然兩者實爲背馳好名者有所不爲好利者無所不爲好名者欲求人知好利者惟恐人知好名者嘗爲益人事好利者常爲損人事好名者事在天下好者利事止一已由此言之何可比好名者於好利哉今世苟有好名者是救時藥石也

唐宗受佞

嘗聞一縉紳謂門客曰世人多好人奉我所不解客曰獨公不好奉耳縉紳欣然以爲知己而不知已爲此客所奉矣甚矣佞人之難遠也唐太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宇文士及從旁嘆美無已太宗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爲誰意常疑汝乃今信然士及謝曰南衙群臣面折廷諍陛下曾不得舉手今臣幸在左右若不少有將順

解閒

陛下雖貴爲天子復何聊帝意乃祥夫人君患是非不明耳今既知其佞矣乃復問佞而解人亦何畏而不佞哉

才

賀知章傳

新唐書改易劉煦所撰其所更置謂必確當然亦有未慊者如賀知章傳舊書置於文苑以知章之不爲當時所愛慕也新書改置於隱逸傳中夫知章因病恍惚乞爲道士賜鑑湖年已八十五六矣

誕官

前此在官惟縱誕耳未嘗隱也耄耋去官乃謂之隱則老婦失夫不嫁亦謂之節可乎不知其改文苑而入隱逸何所取也

木蘭

木蘭花爲詞人常用之語一日問人爲何花竟無知者楚辭朝搴阰之木蘭注木蘭去皮不死亦不知爲今之何樹古詩輒言蘭舟蘭楫蘭槳皆木蘭也燕州刺史張傳於木蘭堂宴客陸龜蒙賦詩發

戒

度木蘭船上望不知原是此花身江州有木蘭洲
傳聞魯班曾用木蘭造船於此則木蘭之可為舟
楫久矣其用當廣何今竟未見耶徐文長路史木
蘭花表紫而裡白生於深山者尤大可以為船按
花之表紫裡白亦罕見惟辛夷耳辛夷一名木筆
豈木筆即木蘭耶然辛夷未見有大可任舟楫者
氏深山有之我未之見耶王元美宛委餘編云古
有木蘭而無玉蘭今則有玉蘭而無木蘭亦引陸

即

賦

龜蒙詩謂蘓州木蘭堂其花樹最雄至宋末始萎
故知木蘭即玉蘭然元美生明嘉靖間去宋末遠
矣何以見其即玉蘭也元美又引揚備詩云木蘭
枝密樹仍高堂下花光照節旄列鼎重茵歌舞地
金章同色使君袍則其花又似滌紫非純白者此
言花色與徐說同則謂木蘭是辛夷者近之然予
孜晋成公綏木蘭賦曰許昌西園中木蘭樹余往
觀之遂為賦曰覧衆樹之列植嘉木蘭之殊觀至

于元寘授節猛寒嚴烈莪〻堅冰霏〻白雪木應
霜而枯零草隨风而摧折顧青翠之茂葉繁蔚旋
之弱條諒抗節而矯特獨滋茂而不凋則木蘭冬
榮賦語明甚辛夷玉蘭望秋而零者也其非木蘭
審矣曲名有減字木蘭花何在之言木蘭甚多而
今竟不識為何種誠可異也

張由古

張由古於衆中歎班固文章甚佳惜不入文選衆

對以三都燕然等篇由古曰此是班孟堅非固也
此語今人都編入笑林予謂咲由古者要當自審
古有相馬而悞稱驪黃牝牡者由古特失檢其名
耳然能識班文之佳且又讀文選竟以視今之淺
学實為優矣後生輩雖能辨古人名未必知其文
且亦未必全讀文選也

扇

陸文量菽園雜記謂今之摺疊扇一名撒扇始於

寛

明永楽中成祖見朝鮮所貢松扇而抛製前此皆團扇無摺疊者陳眉公太平清話亦云然予考喪大記黼翣畫翣注形似扇文公家礼繪圖亦下狹上寛頗類今撒扇形若古扇皆團則注翣者何圖物不可擬乃曰似扇乎或曰黼翣畫翣言似扇者以其有柄執以障人若掌扇然非取其下狹上竟予又考擅弓云周人牆置翣此翣入壙非可柄也蓋棺製底短蓋長牆之上下必齊底蓋翣以障牆則度亦同之觀此古扇不尽團信矣但摺疊與否無可考耳

雲谷臥餘巻六 終

春

使

雲谷臥餘卷七

孔子矍相之射　古歙張習孔著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使子路延賓先以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皆不得入于是去者半既入而序賓使公罔之裘揚觶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俟死者在此位去者益衆又使序點揚觶語曰好学不倦好礼不變

耄期稱道不亂者在此位蓋僅有存者注謂衰之言尚疎略之言愈密則非其人者自退矣吾于此而見春秋入心猶直也人能孝弟好礼不從流俗大本已立無所歉於賓序矣而猶自審或不能要終于耄期將欲與于禮射而不敢凡此去者寔大賢也若後世人藏其心孰肯自獻豈無矯語孝弟偽稱好礼而冒然與司冦相揖讓者乎故曰春秋之人心直也雖然此非孔子之言也弧矢決拾之事豈耄耋垂死之人所能任乎此蓋令其自審曰後能終身不變否也孔子嘗曰與其進也不保其往也豈有序賓而豫責之耄耋之後乎况此入者既許之以孝弟好礼不從流俗在此位矣又復進而求之聖人與人為善之心不若是之刻也故曰非孔子之言也

禮雜記之謬

中庸曰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蓋葬

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此制最為折衷乃雜記曰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則是夏禹之郊鯀周武之祀文皆不得用天子之礼也中庸雜記皆列於礼記中而衷舛不同如此

禮壻辭昏之謬

禮記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

兄　仕

之喪不得嗣為兄弟某字是伯父之名不得嗣為見弟者言繼此不得為夫婦也夫婦同等有兄弟之美亦親之之辭不曰夫婦者未成昏姻也使某致命此某字是使者之名致如致什之致謂致還其許昏之命也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張子曰此非孔氏之言也昏禮合二姓之好以綿繼嗣父母死於家於女氏無仇也既免喪而離昏何為也哉且所納幣固父母之命物也生則聘之歿則使其更嫁亾者有

壊

知其能瞑乎且壻再辭女父母之命其將終身緜乎抑更別娶也父母納幣於生前者既不可娶則外是豈復有合於義者哉至於女父母死亦令壻別娶此尤難通文字在六經者猶多此類況其他乎孟子之取二三策是善讀書者也

科挙

朱子嘗曰科舉壞人心術故其議学校貢挙謂今之為法其所以教者既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於其弊則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以敗壞学者之心志是以人才日衰風俗日薄近代歸震川與潘子実書曰科擧之學驅一世於利祿之中而成一番人材世道其弊已極士方沒首濡溺於其間無復知有人生當為之事榮辱得喪纏綿縈繫不可解脫以至老死而不悟二公之言深中應舉士子之弊蓋奔趨既久僥倖者不知反而営競者不知慚挙世相習

伏

扵駔驓攙攫之風公然言之而無忌也近日言路
諸君頗有請用徵辟德行之説雖未見舉行定为
世道人心旋轉之一機也

伏突

史言李光弼将戰内刀扵鞾曰戰危事吾位三公
不可辱扵賊萬有一不捷當自刭偶閲顏魯公作
光弼神道碑曰毎臨陣常貯伏突扵鞾中義不受
辱乃知伏突刀名也穀梁孟勞人猶知之此則世

大　自　性

鮮知者聊記扵此

私謚

禮曰謚以尊名節以壹惠人主待臣之重典也陳
寔之謚文範范冉之謚貞節非出君命已为僭禮
猶曰自人臣錫之乃夏恭之謚宣明朱頡之謚貞
宣朱穆之謚文忠劉峻之謚玄靖王通之謚文中
皆出門人鄉里之私後世沿之遂为故事越禮
甚矣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推天子

稱天以誄之誄尚不可況易名之典可以卑命尊乎張載門人欲踵舊習而謚其師司馬温公曰孔子之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謚與其以陳文穆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為比曷若以孔子為比乎善乎此言其識卓矣

飲馬長城窟行

文選載古樂府四首呂延濟注曰名字磨滅不知其作者故稱古辭今觀飲馬長城窟一首蔡伯喈集有之昭明公古未遠而中郎集久傳於世何以唐六臣皆未知耶其辭曰青青河畔草緜緜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夙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可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亨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李善等注以首八句為婦人思其良人是也此後十二句皆

末

以爲婦人作悞矣此詩本非一人之言枯桑四句當更爲一章客從八句當更爲一章枯桑言枯桑無枝葉海水無畔岸天風天寒無所障蔽其苦自知而已今與衆同行而各自取媚孰肯爲予言而知予苦哉此士不得志者之作也李善注爲念夫君之風寒有何情味若木崩八句分明丈夫語氣若作女子豈不招瓜李之嫌乎此又說詩者所當知也

監軍

唐每以宦者監軍由天子不信其臣特以宦者爲可托腹心耳此風自漢已有之馮緄爲國大臣當征蠻寇乃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蓋以前此所遣將帥宦官輙陷以耗折軍資緄懼爲所中故請監以自明此臣不能信其君也君不信臣之不信君而皆寄其權於宦寺漸之所積遂成重勢漢唐之亡皆由此也哀哉

傳

魏徵

唐太宗弄鷂見魏徵至匿於懷徵覺之故奏事久鷂死於懷世以名義談余謂人臣事君有犯無隱君有過則當諫豈可故匿其情而行以機詐哉且過在帝不在鷂帝以徵名可欺好鷂之心未改也一鷂死而百鷂至于禽荒何懲乎徵他諷諫皆善君兹事吾無取焉

高宗夢傳說

嘗疑高宗夢傳說審厥象而旁求雖繪画之事自古有之然古人渾樸未必能如今之寫生家也使形神之間有一不合其不至買璞得鼠也幾希矣及閱羅泌路史有曰太公之賢文王雅知之又懼世之不知而我異故托之卜晉靡之賢武丁亦知之而天下未之知故不得不托之夢此說近於術數機詐非君子所當言然審象之疑可以稍釋亦不妨有此一段異論也

有一本作存

表字

禮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故春秋以稱字爲榮自古同輩相稱皆以字至有稱名者見諸詩文殊爲典雅近世以來諛佞成俗直稱表號以爲簡慢遂僅呼一字而以翁老承之雖少年稚子無不蒙此稱者禮父母存恒言不稱老今者在于舍而居尊長之名當冲幼而耳衰耄之目豈非近於不祥乎至形之文翰詩題之間其俗陋又不待言矣

姦人引經術

三桓訕魯作三軍合周禮矣其志乃欲卑公室而奪之權曹操訕漢復九州合禹貢矣其志乃欲廣冀州而益其地晉曲沃莊伯用夏正合人統矣其心乃欲自立元姦人欲濟其邪謀者未嘗不引經術也此言得之唐庚氏

日蝕

十月之交言日月之食朱注謂晦朔而日月之合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未

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夫月掩日為日蝕是矣若日月相對其間徑天何遂相及且月蝕常在深夜日月雖相對中隔大地部洲月何為而蝕哉今曆家推筭時刻必應然能知蝕之時永能明蝕之故也至詞人為妖蟇之說又曰地影尤為無稽矣

孟子對梁王

後　小　二　采　四

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乃知清議之懾人至死而不忘也此孔子本舊史修之以繼乘風其功於世道人心豈尠也哉

閲古編詞

盛仲交閲古編載霜天曉角詞三首不知何人作詞曰功名大下天已安排了何用百般機巧榮休

刪

早　四

喜辱休惱　閒先謝早此理人知少萬事等來由
命聽自然眞箇好　榮枯得失天已安排事何用
苦勞心力得一日過一日　泰來否極棧巧終何
益萬事付之一笑前程事暗如漆此詞儒弱戾澀
取之予意尚有未了亦作二闋云人生在世各有
當為事窮達都無二致方寸地原如是　忩心志
志惟恐衰年至散誕光陰過了身後恨難安置
榮華福分造物先排定這箇何須君論只一事難

千即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何以利吾國孟子對曰王何
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夫王之所謂利蓋欲益
吾國耳非指財賄也孟子遂推之于上下交征萬
取于千取百不為不多是以財賄言矣王不善辭
故為孟子所折耳其寔為國者非利即害苟利社
稷孰不欲圖之乎易曰乾始能以義利利天下特
不言所利耳王以利為言所謂先生之號則不可
也

清議

清議之繫於名教重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周初盛時列國美悪形為風謡王者時巡而采之善有所勸而悪有所畏寓法度於清議之中周之盛去然也自天子不巡狩雖有詩而太史不陳第作輟於士女之口其勢微矣故孔子作春秋使其行事者之簡策庶以作其懼也觀之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無

于

羲

即

推命　委心任運遞去誠無悶此際黙須分利体一味圖乾淨

夏正

或問歲首建寅始於夏乎張子曰帝堯分命羲和殷正四時節以春夏秋冬為序必無分割一時以為歲首之理下春日平秩東作于冬日平在朔易作起也朔易冬月歲事已畢除舊更新所當改易之事也是唐之建寅可以理推也舜二月東巡五

洫 是 禅

月南八月西十有一月朔蓋用四時之中准四岳
然後歸而以季冬格祖孟春改歳首尾各餘一月
若建他辰則四方不應四時非聖人大明終始平
秩燮和之道矣兒虞之建寅可以理推也孔叢子
載子思之言曰夏數得人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
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
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祁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
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孔鮒

當此 或

生周末去子思四世耳其言可信由此觀之寅名
歳首非始於夏矣

三正

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蔡注曰三正者
子丑寅之正怠棄者不用正朔也三正迭建其來
久矣子丑之建唐虞之前當已有之愚謂此說非
是諸侯惟當奉一王之正朔耳若彼二正既已革
移何爲而責其怠棄也愚嘗以意解之三正必指

怠

歳月日歳有首月有朔日有晨怠棄云者或是不
迎春不視朔與居失時俾晝作夜之類庶與怠棄
意合然不敢自謂是也

疑周未改月

三正之説非正月也猶言三統耳正月必建寅三
代皆然惟以子丑月為歳首紀年耳如商則云元
年十二月正月二月以至十一月為歳終然後更
稱一年是也改正朔不改月数書經蔡注辨之詳

壷

史

矣若詩之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七月流火九月授
衣皆夏月也漢承秦制以亥月為歳首故漢書中
記紀年皆從十月始至武帝太初元年始用公孫
卿壷遂司馬遷言用正月為歳首是從前改正朔
不改月数之證也然孟子歳十一月徒杠成十二
月輿梁成七八月之間旱七八月之間雨集皆非
夏時者反覆求之而不得其説因謬度之豈周末
時王嘗改月数以從正朔乎抑戰国僭王有自改

鑑 數行 正 手唐 手 遠 保 手 牴牾

月數不從周朔者予嘗見唐肅宗上元二年九月
制以建子月爲歲首月皆以所建爲數故通鑑於
十月猶書而十一月志稱建子月而不書月數之
之半載始復以建寅爲比月數皆如舊此見予庸
書帝紀非甚隱僻後世能知者鮮矣況事周代遠
送春秋絶筆僅無有爰革之事失於紀載者乎學
者徒執見在之書以求之無怪乎其多牴牾也

春秋紀年

改正朔不改月數先儒固有是言也前説備矣然
反覆叅稽終有未了夫所謂改正朔不改月數者
謂以子月爲歲首專用之以紀年至於四時月數
行政布令一切皆從夏制故於詩書禮記之文庶
幾皆合爾然春秋正紀年之書也而正月之上冠
以春王則非建子月矣是編年亦從夏制矣胡氏
曰春秋天子之事以夏時冠周月垂法後世此見
諸行事之驗也其意以爲孔子以天子之事自居

居.

而改時王之正朔其說之大悖且無足論乃觀桓文宣成諸公皆於正月即位是日即稱元年此又從夏皆在孔子作經之前豈亦必孔子之心耶夫正朔莫大乎紀年紀年莫大乎即位紀年從夏即位從夏更於何事而見其以子月爲歲首也愚又竊謬度之或者周制亦以寅月爲歲首而行夏之時或別有所指非言歲首之月也禮運曰吾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

末

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注夏時即今夏小正之書雖未必然〻亦與論語之解者別矣安知夏時之云不指治曆置閏撫辰敬授類耶不又指乘商輅駕蒼龍布德和令雩儺宜閉等耶後世以爲夏時定指月建故于詩禮春秋解處牴牾苟作此觀則孔子無位而改朔之嫌亦可以暢然矣然則孟子之說云何曰此愚所謂周宋時王戰国僭王或

有改易皆不可知故朱子亦曰或是當時二者並行惟人所用亦與改易之說庶幾有合

雲谷臥餘卷七終

雲谷臥餘卷八

古歙張習孔著

莊子

莊子之意非不善也彼見末世機巧變詐法度繁密流毒無盡故欲返一世於渾樸無為而同歸乎大公之域而不知勢有所不能也今夫浮江海者惟當修檣柁戒衣袽以隨時救備耳如欲返於混沌未開之先無天無地無江無海吾豈不深願然

奸

世既至元會開闢之後矣慨然圖復混沌穿渠能
乎莊子之欲廢礼楽政刑是生長乎海国而不修
橋抱者也司馬公曰好個僕却被蕪學士教壊此
莊子志也不知蕪學士豈好教壊此僕乎個魯木
訥陳莽浅露必至于廢主之事〻廢而姦宄乘之
禍不可止矣聖人之設礼楽政刑與蕪学士之教
僕細推之皆一理爾聖人豈不欲合斯人而返之
于循蜚因提之世而滔滔者必有所不能故聖人

懐

不務爲返古之空懐而但爲救備之寔事若莊子
者徒托之空懐而已今夫牛羊並牧不以大而欺
小鳩鵲同巣不以巧而弃拙此淳乎循蜚因提之
風也而寘司于人之爲悪者始罰而爲異類次者
使如刖者之王駘暴露之髑髏信如莊子之説是
鬼神以爲罰莊子以爲賞也説者曰莊子之旨不
若是粗也郭象有言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
死生之変而明内聖外王之道是則莊子也曰莊

之精者吾知之矣其言曰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于上古而不為老此非荘之精者乎荘子能使天下之人尽喩於是耶何以紀所得者止狶韋伏戯堪坏肩吾十数人耶外是者既不能喩乎其精徒然廃礼棄智剖斗折衡憒々以遊而無以閉其血気之横决以此而欲止大盗吾知其不能矣蓋荘子之学純乎禅宗得其精者可以自名而不可以治世者也

又

古今論荘子者多矣王介甫曰昔先王之澤至荘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樸並散雖学士大夫未有知貴己賤物之道者也荘子病之思以其説矯天下之弊而歸之于正以為仁義礼楽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以足乎

心為得既以其說矯弊又懼未立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体也於是於卒篇自解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達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者哉蘇子瞻曰莊子善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其言皆寔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焦漪園曰莊子一書以明道也儒之語道不離仁義禮樂莊子絕而棄之疑乎不類乃其意以為仁義禮樂道也而世儒之所謂仁義禮樂者迹也執其迹不知其所以迹道何由明故不得已擯而棄焉使人知道也者立象先超緊表庶幾能進而求之也乎危此皆欲援莊以合儒其意欲尊莊子而皆莊子之所不受者也吾謂莊子本是禪宗循其道可以了生死脫輪廻當時佛法雖未入中国然天地間原有此一種道理故萬里之外豫獲其同然之心如德充符篇所言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

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與夫守宗保始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等語皆心經妙解撈嚴宗旨也而勇士一夫雄入九軍尤見當下直捷由此觀之南華豈淺近之理乎然不必與吾儒規規拿合合處固多門風自別

飲租戸

辛丑壬寅頻歳大旱吾有數十畝在西南之鄉遂不遣人徵租良農數流有方猶得少獲尚自有送

徵租至門者雖不足什之一二然亦見野人之忠樸矣因念劉彦沖飲租戸詩云我病不任耕歳收仰徵租蒙成每自愧一飽便有餘連觴使之酣醉語襍呼呼野人無他腸吾輩恐不如誦此可想見前輩風味而今之虐用佃人者可愧矣

樂天題老莊

白樂天題老子云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語吾聞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如何自著五千文題莊子

晨

云莊生齊物同歸一致道同中有不同逐性逍遥
雖一致鸞凰終較勝虵虫詩語雖俚頗能使兩公
結舌

遺金閑志

程伊川遺金間志云元豐庚申予行至雍華間関
西学者相從者六七人予以千銭掛馬鞍比就舎
則亡矣僕夫曰非足裝而忘之則涉水而墜之矣
予不覺嗟曰千銭可惜坐中二人者應曰千銭失

王忠生

微
足

去甚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銭綴物何足為意後一
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歎乎予
曰人得之乃非亡也吾歎夫有用之物若沉水中
則不復為用矣至雍以語與叔曰人之器識固不
同自上聖至于下愚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数人耳
其不同如此也與叔曰夫数子者之言如何予曰
最後者善與叔曰誠善矣然觀先王之言則見其
有体而無用也予因書而志之予觀家儒類多於

此等處着意識纔着意識便損天真後人矯飾詐偽皆濫觴乎此也君等其優劣則伊川不覺二字乃是聖根次二人以為甚可惜雖漸入泰甚猶不失為真也又後者以為不足惜又後者遂作一篇道学語皆有意為之而天真滅矣此数人者遇題便作而伊川與叔又為主司而去取之以此為教遂將驅門人之精神皆聚于此能無獘乎若孔子則不然拱而尚右者則直以教之蓋為学者無事

土在郁

此形似摹彷之間也

方虚谷桃源行

宋知建德府方回宋亡下納土降元仕至通議大夫時論多責以大義回著説辨之曰丙午年春二月六日奉大皇太后嗣君詔書是為至元十三年始行在所宰執大臣以嗣君名具表納土送璽於皋亭山在正月十八日軍馬入臨安府易守在二十日回猶堅守孤城半月餘王郎中岳英蕭郎中都提

賁

兵五千貫詔至郡官吏軍民一口同辭恐有如常州之難者冏按蜀志漢臣霍弋羅憲聞後主已降乃納土歸魏史臣謂弋憲保全一方雖非人臣之正義然國亡主遷土地人民無所歸為小郡者力不能全国全其部民可也建德府太邑戸口同十萬冏以歸附全之亦可也而諱士或以不死責冏夫籌帷鉅公分鉞虎帥不責其死于未亡國之先而以責一內郡太守于國已亡之後乎殷有三仁

與　滔　仕

亦異於孔子之論人矣張子曰國亡與亡臣之正也納土以全生靈特不得為高節耳然濱滔皆是亦何足為罪哉乃安責冏之深者以固素以高節自負耳嘗觀其桃源行序云避秦非秦人乃楚人也痛其君國之亡不忍其身為仇人役力未足以誅秦故去而隱山中爾王介甫知有父子無君臣之句尤為悖理淵明豈輕于作此記亦私痛晋之士大夫翻然作劉裕而無恥耳冏特作桃源行書

沅緑　手恨　胡同

諸壁而刊之日佩蘭騷人葬魚腹章華臺傾走麋
鹿祖龍南遊萬事非腸斷流江為誰續王孫公子
入函関半作長城鬼不還委質良難身死易長歌
深入桃源山姫周以美與夷齊用為耻懐王歿于
欺此張痛入髓力不如虎狼固有去之爾向来長
往人素心政如此俗人不識呼為仙謂無君臣益
欺天人慷慨褰裳睨東海不見當年魯仲連淵明朝
為作此記不紀姓氏曰一意羞殺人間賊太夫反
太怨史

加[illegible]千
君事仇知犬彘我来山中覓餘春千古義氣猶如
新楚人安肯為秦臣縱未亾秦亦避秦虚谷生平
持論如此之所以来求多之口歟
求疑衆

孫登

事　住

晋書阮籍傳言籍遇孫登蘇門山有長嘯亭而登
傳又云登𡶶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文
帝聞之使籍往觀與語不應按蘓門山在河北輝
縣宜陽山在河南宜陽縣兩傳不同及觀水経注

人　如　于

引臧榮緒晉書稱孫登嘗經宜陽山作炭人覺其
神情非常咸共傳說太祖聞之使阮籍往觀與語
不應籍因大嘯求與俱去不肯籍別去登嘯如簫
韶笙簧據此則兩人之嘯洵在宜陽矣而籍著大
人先生傳頌登寔言嘗居蘇門之山且孫綽高士
傳孫盛魏春秋皆言蘇門何晉書自為異同如此
命意籍遇登於蘇門作嘯別自一時而帝使籍觀
登嘗又是一事故晉書登嘯祇一見于籍傳而登

滅　見　恃　驕

傳祇言與語不應而已藏書以為一事遂記宜陽
而含蘇門因以啟道元異同之惑也不然大人先
生傳晉書既載其槩矣豈未之全是顧於登傳相
齟齬乎

立國非恃兵力

魯將禦齊師於長勺曹劌問所以戰而公告之以
惠民信神乃知古之戰者必有所以非盡恃師武
臣力也晉侯謀號士蔿曰號公驕若驟勝必棄其

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礼楽慈愛戦所畜也虢勿畜亟戦將餞齊仲孫湫自魯歸齊侯問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礼未可動也楚克鄭鄭服請平左右以為不可許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古之覗国者率用此術未之或爽後世惟兵力之是尚矣嗚呼古人豈誠欺人乎抑別有説也

晋臣論衣玦

晋侯使太子伐東山皐落氏公賜之偏衣金玦諸臣從太子者遂推測圖度猜疑百端論説紛然有類巫覡夫衣玦出君父之賜豈有異意而諸臣私議知此使夫子聞之而生心豈事人之善道乎黨自下開豈惟姬兵速太子之死者狐突罕夷諸人也

齊桓伐陳

召陵之盟齊侯將歸陳臣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

出於陳鄭之間国必甚病若出於東方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扉屨其可也齊侯乃怒濤塗之請出東方而執之遂伐陳張子曰師出他境紓陳亦紓鄭也何申侯面善濤塗之言而復背之閃爍傾險若此非人心矣齊桓顧入其讒因濤塗而怒未殄用師其國盟主若此豈繇小國之罪乎桓洵賢主必當怒申侯之譎而賞濤塗之忠耳

魏孝文好文

人主好文大是美事然不得有所罷古今執周禮而病国者皆以罷而偽也魏孝文性好學群臣揣其意尚進説無不稱引古人多見聽納其攻齊也齊遣崔慶遠問師故魏主責以廢立且以霍光廢昏立明亦不自慕詞義極正及聞慶遠曰武王伐紂不豈微子不爲貪天下遂大笑厚賜而遣之是

若 剛 述 杜

帝不論是非惟問引古之言則喜此好文而偏者也看崔挺掉書袋帝為除遁〻緣坐法自是善政其悦齊巨之言則大舛

楊用修曰孫洙字巨源常注杜詩今注中洙曰者是也胡元瑞正之曰注杜詩者王洙字原叔今序載杜集中謂孫洙者悞元瑞因附載孫洙事洙嘗從劉貢父乞墨吏悞送孫莘老二人皆髯同在館職故悞於是館中以大髯孫学士小髯孫学士別之元瑞戯評曰巨源生前之墨既為莘老所留死後之辭復為原叔所奪何一姓一名觸處不利耶聞者大笑然質用修之語則巨源奪原叔之詞原叔朱嘗奪巨源也文人輿至渉筆偶爾悞如漱石枕流不是為異

未 由是

子出晉論

蕭穎濱晉論謂死傷戰鬭匹夫之所輕而士大夫

戦 天 軋 労 夫

不忍以其身試彼以死傷敗鬪要我而我不能應
則無怪天下之至於亂晋之君子高談揖讓而畏
兵革之事是以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乗之
此其病起於自處太高而不習人下之辱事也余
謂此論非矣晋之敗由於愚帝之愚〻則凶人得
藉之以爲奸而君子不能以自立必至權勢相礼
大獄大兵由出之以起雖使在朝之臣皆習於勢辱
豈有濟哉太堅瑕在心不在力使武帝之後君明

從 厭 本 流

徴

臣良張華衛瓘輩得行其志而賈后不能干政雖
嗚玉於廟堂横經於講席而人心寧固亂何徒生
天獻晋德寔生憨騃太阿不能操而骨肉瀝禍遂
訖天命頼濱乃歸咎于不習辱事可謂失其奉矣

邵子数学

邵康節通術数見於載籍者屡有明徴乃宋史曰
雍知慮絶人遇事能前知當時学者因謂雍於凡
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変於是撫世

衷　共
數史
魏
言繫脫
誦經刑
誤人世

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蓋未必然也雍疾
病司馬光張載程顥頤其議発葬事於外庭雍皆
能知衆人所言史言如此固不能没其実矣然巧以
為術衆之学不可為訓故以未必然解之此作也
之体宜爾也陋夫沈約魏收之為史也收撰魏書
古慮[盧]景俗[裕]紫晋陽獄誦佛経而鎖械自脱又有人
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誦経覚時誦千遍臨同刀又
自折約撰宋書言王元謨將刈[刑]夢天告曰誦觀悠

晁
謂

音千遍則免覚而從之果獲免此豈有識之言乎
程正叔答晁以道書頤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
餘世間事無所不論惟未嘗一字及数耳程明道
為康節作墓誌銘亦絶不語及数学儒者持論固
應如此

魏主不喜顯諫

魏文成帝謂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
書於衆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

父之惡彰於外耶至于事君何獨不然張子曰魏主言俁矣子諫父於私室者不欲彰於外入耳未嘗屏室内兄弟也内外臣民皆君之子固同室懿親也人君以天下為室即上表顯陳豈名彰君之短乎設有同室弟兄而獨屏人與家長私語轉為非宜耳

鄭字音義

鄭字有兩音在五歌韻者音嵯在十五翰韻音贊其字出於周禮而後名地名字書於兩韻訓釋皆同蕭何封鄭侯此嵯音也楊詩云麒麟閣上識鄭侯是也而袁中郎詩云摩肩尽冠簪呵呼揖留鄭空天蔽幃裳高衢泥馬汗自注云鄭嵯贊二音皆可讀漢書音贊今考漢書地里志在南陽有音贊在沛者音嵯何之封邑非跨兩郡非可迭稱也唐去漢未遠何封音嵯楊必非妄中郎謂可通用者俁耳

雲谷臥餘卷八　終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